

此山中

鄧達智

美艷親王、超級名模仙蒂蒂(Christy Turlington)，宣佈二月已屆五十歲，將退出模特兒行業。才發言，網上Twitter點擊率直穿一百萬，還未停止！可見其影響力深厚，她的名字、她的面孔便是一個金礦、寶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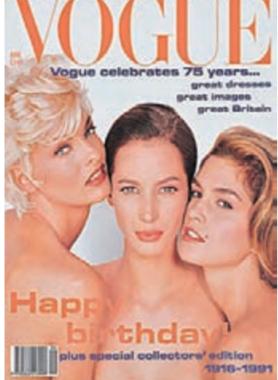
仙蒂五十說再見

落筆

今天挑選的照片乃舊至一九九一年，《Vogue》英國版七十五周年大舉慶祝的封面故事，除納奧美及未上位的歌姬亞伊姬蒂莫絲(Kate Moss)，時尚歷史的Supergirl，其中三人出鏡當時得令至輝煌險孔，老大姐蓮達(Linda Evangelista)、姬蒂蒂、仙蒂，她們自己，大概從未想過三十五年、四十一個世紀之後，蓮達五十一歲，仙蒂五十歲，不老程度事業兼子女成材，真是好福氣的一夥。

雙城記

何冀平



1991年6月，《Vogue》英國版慶祝75周年紀念封面，當時得令超級名模中之蓮達、姬蒂蒂、仙蒂(左至右)為封面主欠。

北京衛視有個節目叫《傳承者》，參加者現場表演獨門絕技，通過評選獲得進入「傳承者之門」的資格。近期刊上「傳承者」的一席之地，是說來說幾句話，他叫常寶華，是相聲家族當家的老一代。常家世說相聲，在天津和華北很有名氣，創立啟明茶社，很多相聲名家都出自那裡。常寶華的哥哥常寶坤，藝名「小蘑菇」，三歲上台，八歲紅遍京津冀，深受老百姓歡迎。有一次他和父親一同登台表演，因為快過年了，他隨口說，一定好好說相聲，多賺幾歲錢。沒想到第二天一早，常家門外站了許多人，都是來給小蘑菇送壓歲錢的。一九五二年朝鮮戰爭，小蘑菇赴前線慰問，在三八線附近給軍人說相聲，一架隱藏在雲層裡的戰機，突然衝出來投彈開火，舞台變成戰場，找到常寶坤時，他已經頭上中彈身亡，年二十九歲。小蘑菇的遺體運回天津，葬禮那天，送葬的隊伍有幾十萬人，排了十幾公里，此後常家的家訓改為四個字「感恩報國」。

相聲家族

他美去美國，簽證官是個美國小姐，問他什麼文化程度，他說是文盲，小姐不懂文盲是什麼，就問去美國幹什麼，他說去給美國教授講課，小姐直吐舌頭。常老上台先向觀眾深深行禮，在兒孫的陪伴下說了一段相聲。他用三句話概括自己：創作不大點兒，表現不起眼兒，幹了一輩子落個半熟臉兒。問他的功夫怎麼得來，他說是「逼」出來的，他的嘴邊有一道深溝，小時候練嘴皮子，一個字說得不正，父親就用筷子插他的嘴。隨後他口風一轉，講出驚人，他說：「實話說，我厭惡相聲，相聲不是要賣嘴出洋相，說學逗唱是誤區，我拉彈唱說，說學逗唱，要變練只是形式，不能把自己扮成小丑，以醜陋吸引，相聲應該是很美的藝術。相聲兩個字，相是表演，聲是語言，要刻劃人物，要表現生活，反映老百姓，是替老百姓說話的！」一席話說得擲地有聲，滿場掌聲，可惜主持人打斷了他的話，真想聽聽他還要說什麼。現場評審很有智慧，說他們不能評了，這不是三票五票可以選評的，常寶華和常氏家族的相聲是老百姓的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票。常寶華老人說的現象不只是相聲，從藝術界到文化界，以至有些做學問為人師表的，常有那麼一些人把自己變成小丑，靠諷刺取寵博人一笑，不是幽默，是醜陋。

隨想

與國

近讀先秦時代的「名家」學者尹文的著作《尹文子》，發現有兩篇講到虛名與實名的短文，蠻有意思的。

虛名與實名

講虛名那篇說的是齊宣王的故事，說齊宣王喜歡射箭，更喜歡人家誇他力量大，能夠拉開非常硬的弓。事實上他的弓只要三石(相當於三百六十斤)的力就可以拉開，不過當他向臣下表演拉弓時，臣下都大拍馬屁，說大王的弓看來非要有九石的力量才能拉開，好厲害啊。齊宣王聽了就覺得高興。文章沒有說到他高興時會否發賞，但卻指出他好的是虛名，並非實名。實名的故事是說齊國有個叫黃公的人，為人極之謙虛，他有两个女兒，長得沉魚落雁，但在黃公嘴裡，兩個女兒都是醜八怪，以致黃公女兒醜名遠播，齊國竟然沒有一人來提親。倒是衛國有個嫫婁，貿然就要娶黃公的長女，才發現原來是國色天香的美麗女子，便到處放話說，黃公好謙虛啊，故意貶低自己的女兒，想來妹妹一定也是無窮美。於是前去提親的人大排長龍，都發覺果然是位絕色美女。

看天下那麼多對夫妻，就會發覺，被認為美極的人有人要，被認為醜極的人亦有人娶。可見美醜其實都是虛名，情人眼裡出的西施，才是實實在在的。

但是天底下追求虛名的人實在太多了。像前些日子馬英九「總統」去太平島巡視，有不少人就批評他為的是退下來後留名罷了。馬「總統」心裡怎麼想，只是批評者從表象的觀察而得，其實，批評者本身，是否更是為了博取因批評而得的虛名？

現今社交網動不動就說有多少萬點贊率而自得其樂，這是否也是三石說成九石的虛名？

一位盲者，趨趨而行，看不到一絲光亮。按照風俗，嫁出去的閨女，不能在娘家過除夕夜。因此，除夕那天，吃過中飯，我就跟著母親回家。城裡比鄉村熱鬧，比鄉村盛大，卻沒有鄉村的虔敬，沒有鄉村的豐盛。鄉村的除夕夜，黑漆漆的，繁繁點點的燈火，閃爍、迷離，很難成氣候；而城裡的除夕夜，燈火通明，千千萬萬的燈火，絢麗、明亮，若白晝一般。然而，鄉村的除夕夜，黑是一種態度，是一種境界：對祖先的敬畏，對大地的感恩，對萬物的敬愛，對生命的祈福，全部蘊含其中。這種黑，讓農人知天地、敬鬼神，持守着勤耕與家風。城裡的除夕夜，亮代表着財富，象徵着慾望；腳步愈來愈快，賺錢愈來愈多，慾求愈來愈滿，生命的厚度，也愈來愈薄；這種亮，讓城市人變浮躁、愛驕傲，助長着夢想與野心。鄉村除夕夜的亮，並不孤單，因為屋頂的月亮，就是最大的燈盞，好像踮踮腳、伸伸手，就能掛住它，把農人照得喜慶，富足；城裡除夕夜的亮，也並不洶湧，因為，遠方的呼喚，就是人們的信，好像拱手作答，便能聆聽，那是城裡的寄託。

除夕這天，家家戶戶鑽門而出的聲音，彷彿迴響在天地之間交響樂。菜板上，「咣咣咣」，這是剁肉餡；油鍋裡，「滋滋啦啦」，這是炸年貨；窗戶外，「劈里啪啦」，這是放鞭炮；樓梯間，「咚咚咚，咚咚咚」，這是上下樓；還有，此起彼伏的門鈴音樂，像是樓宇這座森林裡的鳥聲……而肉香、菜香，絲絲縷縷，縈繞在空氣中，最終雜糅，漫進我們的心裡，一寸一寸，皆是心香。在我們家鄉，市民有個雷打不動的習慣，就是去泉畔打水，塑料桶、鐵水壺、大水桶，叮叮噹噹，泉水流淌，

叮叮咚咚，人來客往，泉音相隨，這是多麼美妙的享受啊！除夕這天，泉畔邊比以往格外熱鬧，歸鄉的、回家的、出遊的、遛彎的，雲集在此；不同的鄉音，不同的年齡，但是，沒有貧賤之分，相似的是對自然的嚮往與對大地的依戀。

除夕這天，貼春聯、送福字，也是常規節目。過去，春聯與福字，完全都是手工，鋪紙，研墨，大人寫，孩子貼，互動中，孩子學着臨摹，也能寫上幾筆；貼在門上、窗上，頓時有了年味。現在，春聯與福字，大都是印刷品，還是那樣貼，還是那樣過除夕，卻總感覺少了些什麼。是一種無法代替的儀式感吧：寫的是中國字，抒的是中國情，平平仄仄間，吟誦的是人間大美，天地厚福；上聯是天，下聯是地，橫批是天地之間的祝福。對此，人們怎能不歡喜領受？對此，人們怎能不久久珍視？

除夕，在忙碌中感懷，在感懷中沉澱：除夕是何夕？問天、問地、問我。除夕，打通精神的脈絡，通向心靈的世界，是人們共同的文化功課。塵歲錢、新衣服、年夜飯，如今，這老三樣仍在，只是分量愈來愈輕；輕，又化成了人們心頭的重：是年味淡了，還是我們心底最牢固的東西鬆了？與其爭辯，不如感恩。今年沒有年三十，一步邁進除夕，反而更使人備感敬重。人在，年味就在；令我無比溫暖的是，每年除夕，鄰居都會送來自家的炸貨、麵食，剛出鍋，霧着熱氣，融融的情誼，溫存至深。城裡的除夕夜，依舊亮着，少了鞭炮聲，多了些安靜；連天上的星星，也小了幾號，而我，關上手機，與家人團圓、守歲，等待新年鐘聲的敲響，吃熱氣騰騰的水餃，「冒氣元的寶」……

除夕是何夕

讀王鼎鈞先生的文集，他說道：「每年新曆12月31日夜間從電視上看紐約人集齊時報廣場載歌載舞，就覺得那氣氛中只有元旦的歡欣，沒有除夕的靜謐，略見平直，不免浮躁。」過年，除夕這天是非同尋常的一天，這一天是起承轉合，這一天是辭舊迎新；祭祀祖先，全家守歲，中國人以虔敬的儀式度過這一天，迎接新年的到來。在我眼中，除夕就是一場生命的修行，過法大抵相似，但對每個人來說，各有各的收穫，各有各的歡喜，這是我們埋藏在心底的美好願景。

童年裡的除夕，最為難忘，最為珍重。姥姥家在農村，除夕那天，天還沒亮，家人就起床忙活。燒火，蓄柴，拉風箱，炊煙裊裊，一團一團，像是村莊的頭髮。母親弟妹多，分工幹活，進進出出，很是熱鬧。對農人們來說，只有這一天，才能空閒下來，換上乾淨而漂亮的衣服，好好享受生活的安逸。而姥爺，他總會披上外套，抽着旱煙，背着雙手、低着頭，一聲不吭地朝着圍爐走去。圍爐挨着大頭，北風抽打在臉上，如刀子，每一刀都是年輪的畫痕；寂寂的田野荒蕪冷峻，靜靜的積雪沉默不語。姥爺走過田間小路，走過四季輪迴，恍若大地上的一株老粟米，他是離泥土最近的人，也是赤誠的大地之子。「爹，回家吃飯嘍！」聽到遠遠處飄過來的喊聲，他也不回應，蹲下身來，習慣地把旱煙在口裏磕打幾下，然後起身，塞進別着鋼筆的口袋裡，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多年後我才知道，除夕那天姥爺去圍爐，不是出於習慣，而是心有掛念。大壩不遠處，就是村裡的墳地，他的父母都睡在那裡。每年小年那天，他都會去把他們接回家，過完破五，再送他們回去。幾年前的某一天，姥爺突然離世，母親回家奔喪。回來後，她一下子蒼老了许多。她說，村裡的墳地沒有變，但莊稼地都蓋起了高樓，嫁出去的閨女，不認得地方了。她痛哭一場。此刻我頓悟，她不只是失去了父親，連同村莊的記憶也拔根而起。村莊的墳地，成為最後的記憶，而姥爺除夕那天的背影，也成為我最後的回味。

鄉村的除夕，是農人的休息日，是大地的聖誕節。對於在城市裡生活的我而言，從來都是局外人。祭祖的照片，擺在中堂上，讓人徒生敬畏與陌生。那個人是誰？我不敢問。吃飯的時候，女人不能上桌，裡屋單獨有個小桌。我任性爬到小椅子上，剛剛到桌子，覺得十分神氣。菜餚中，總少不了農家的美味：剛出鍋的非菜水餃，冒着熱氣，盛在粗瓷碗裡，非菜是自家種的，吃起來分外香。遺憾的是，我的腸胃似乎永遠接納不了鄉村的盛筵，每次從姥家回去，都會腹瀉，好幾天緩不過勁兒來。一句「水土不服」，無法詮釋這種城市病；直到姥家實施了舊村改造，我才醒悟，自己是個迷失者。狗吠聲、牛犢聲聽不到了，炊煙味聞不見了，莊稼地看不見了，我好像瞬間變成

預見的抖室

翠袖乾坤

文潔華

電影《抖室》(Room)被提名數項奧斯卡金像獎，慕名看了，竟然產生另外一份傷感的聯想。故事為美國人熟悉的非法擄走及禁錮案件。少女被鄰人擄去數年，期間生了一個兒子，兩母子居住在一間不為人注意的鐵皮工作間裡。抖室簡陋，只有一張僅容兩人的床，一張梳子和工具枱，一個洗手盆，一個浴缸，一具爐灶，一個衣櫃。男孩晚上要在衣櫃裡的摺床裡睡，聽見母親和禁錮他的男人的聲音。母親誓死保護小兒子，直至讓他衝出牢籠……

這齣電影是關於一個小孩和愛護他的母親；但這個令人發抖的小室卻令我想起在香港數以萬計的、生活在簡陋老人院裡或公屋單人間的長者。他們同樣生活在斗室；儘管他們曾經擁有過房產，古董傢俬和百件衣物，到了老年，還只是每天臥於一張二呎半的單床，一件兩呎闊的衣櫃，一張凳子，甚至沒有枱。電影裡的母子還有自己的私人天地，但長者們連半點私隱都沒有。沒有人會想他們赤裸身體的感受或尊嚴何價；周邊的人只會他們盡速把基本的工

抄襲

演藝影

小蝶

上星期提及劇團兩名劇評人筆戰：甲指黃乙抄襲其一篇劇評，乙否認，反指甲有機會抄襲她。我深深明白被人抄襲那種被偷奪和被利用的感受。我唸中學時，中文作文成績不用的感受。我唸中學時，中文作文成績不用的感受。我唸中學時，中文作文成績不用的感受。

抄襲啊！「我不知道老師的回應是讚我還是讚她，我就是這樣，在校園內已經上了人生醜陋的一課。後來，此女子重唸中七，比我遲了一年進大學，成了晚我一屆的同校同系師妹。兩年來，她在校園內見到我，總是裝作不認識我。我為存厚道，也沒有告訴任何同學我和她之間的軼聞，沒有人知道我們早已認識。之後，我聽到很多關於她如何利用同學為她做作業、交功課、奪人男友等的故事。原來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，壞心腸的人走到哪裡都無法控制自己不做壞事。

希望香港有美食海濱長廊

古今談

范舉

廣東人喜歡食粥，也喜歡吃豬腸粉。原來，內地很多自由行的旅客來香港，主要是來品嚐廣東粥和豬腸粉，還有要嘗試一下廣東的海鮮，還有香港的燒鴨和乳豬。可說是高中低檔都有，豐儉由人。每天深水埗的北河街和鴨寮街的粥店和蛇店，都會出現內地的遊客，他們很熟悉粥店，來到之後，就吃魚片艇仔粥、牛肉腸粉，一碗粥廿四元，材料豐富，相當和味。因為外省人平日吃麵條，甚少會吃到如此美味的粥。香港最貴的粥是在灣仔克街，八十多元一碗，勝在地方非常優雅。但是，在灣仔街，最抵食在北角勝近恒生銀行的粥店。一碗魚片艇仔粥才十八元，生滾腰肝粥二十八元，爽滑嫩美味，不會有硬硬的感覺。一般的粥店達不到這個水平。

原來，牛腩河也是香港的最佳品牌。內地很難做到香港的香味，有一些還加上了咖啡，許多內地遊客到了香港，一定翻尋味。近年來，牛腩河專門連鎖店也應運而生，一碗二十四元，好過幫襯麥當勞。吃香港海鮮，最好的地方，不是西貢，而是布袋灣，如果有親戚從內地來，筆者喜歡帶領他們到清水灣的布袋灣，大快朵頤。十二個人計算，一般三千元以下就可以解決問題。當然有蝦、蟹、鮑魚、蜆、墨魚、沙巴龍躉，到這個地方去，最好是白天，沿途海岸線曲折，碧波藍天翠綠的海岸，人間仙境，許多內地客都說香港的美，超過了瑞士日內瓦。